

刻在生命里的一本书

盖少艳

在人生的长河中,总有某本书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影响与触动。对我而言,最难忘的一本书是女作家霍达的长篇小说《穆斯林的葬礼》,这本书曾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。

我是在离家出走的岁月中接触到它的。

20年前,刚参加工作的我性格内向、不善言辞,在工作中与他人格格不入。不久,我辞掉工作,回到老家。母亲见我背着铺盖卷儿回来,说:“这么好的工作,怎么说就不干就不干了?供你读书,还不是希望你将来有个好前程吗?”听着母亲的数落,我心里开始后悔了。快吃晚饭时,父亲回来了。得知我辞了工作,他的脸色忽然变得很难看,他朝我怒吼,并扇了我一巴掌。

我捂住脸,又气又恼,一直在反驳,拿话刺激他,他冲进里屋拿出一根棍子。

母亲见状,赶忙扑过来护着我,我边哭边喊:“你使劲打,有本事把我打死……”后来,我倒在了地上。

醒来时,我躺在床上,母亲轻声对我说:“别恨你爸,你爸也是为你好,他不希望你在庄稼地里遭罪啊。”可是,我还在怨恨父亲。

我曾想回原来的单位,单位不接纳。我去一家木器厂做学徒,不久被厂领导告知:你不适合干这样的活儿。结算了工资,我一个人走在大街上,天空飘起了细雨,雨水泪水混合在我脸上。

失业的日子很难熬。那天,我漫无目的地走到了一家书店,忽然看到了《穆斯林的葬礼》这本书,便买了回来。我在租住的屋子里没吃饭,一直看到深夜。一边看,一边哭,尤其是看到韩子奇对韩新月血液于水的父女深情,我泪崩了。由此想到我的父亲,他应该是爱我的吧?或许在他心里,只是不希望我跟他一样劳累辛苦奔波吧?但是一想起他动手打我的那一刻,我心里又是满满的怨恨。

爱可以在心里发芽,恨也会在心里蔓延。整整一年多的时间,我跟家里断绝了一切来往。我甚至想,就权当父母没有生养过我。离家后的日子,我先后换了好几个工作,在养鸡厂喂过鸡,也曾瓶盖厂干过工人……陪伴我的一直有《穆斯林的葬礼》这本书,每次阅读,我都哭得一塌糊涂。书中描写的那些人物,无一不让我心动。书中有一句话,最令人难忘:“人是一种奇怪的生物,在最艰难的时候,促使人活下去的往往不是水,不是食物,也不是药物,而是心中的一片真情、一线希望……”

这本书几乎要被我翻烂了。我在书中寻找善良的种子、人性的发光点、宽容的仁慈之心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。

恰在这时,我接到了大姐打来的电话。那时,我只和大姐保持联系。大姐说,父亲为了寻找我,孤身一人来到A市,在A市的大街小巷里到处打听我的下落,在赶车的路上不小心被车撞破了头,鲜血直流。我握着话筒,许久没说话。

从我离家那一刻起,父母就时刻在牵挂着我。我能想象出父亲蹲在屋檐下,眉头紧锁抽烟的样子。父亲曾打过我,但那是爱之深、责之切……我要回家!

下车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,我在姑姥家稍作休息。姑姥忽然站了起来,说:“艳,听听,你爸在街上吆喝收破烂呢……”我一听,立即随姑姥跑了出去。

那个场景,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火辣辣的烈日下,随着一声声嘶哑的“收破烂喽,收破烂喽”的吆喝声,消瘦的父亲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他佝偻着腰,吃力地推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,车上绑了一大包废品。那一刻,我想大声喊一声“爸爸”,可嗓子像堵了东西在里面,发不出一点声音来。

“爸爸,对不起,对不起……”终于,我大声喊出来。父亲听到了我的呼喊,先是愣了,接着,车子骤然倒地。我飞奔过去,紧紧抱住父亲。父亲哭了。父亲老了,额头的伤痕还清晰可见。

感谢霍达的书让我反省了自己,让我从叛逆中回归,并深深理解了父母的良苦用心。我在心里暗暗发誓,要好好陪伴父母,以此弥补我内心的不安与愧疚。《穆斯林的葬礼》,一本刻在我生命里的书。

父亲的偏心

程绍堂

母亲早逝,父亲含辛茹苦拉扯着我们兄妹成家后,他便和奶奶在老家住着。

我们除了逢年过节回家看望他,还商定了必缴的养老费数额和米面等生活必需品,并明确了各自承担的责任。父亲刚开始还如数收下养老费,没过多久就明里收下,背地里又退了回来,再后来干脆不要了。他平日里积攒的零花钱,还会偷偷塞给我三弟,甚至我们孝敬他的东西,他也会私下里给我三弟些。他宁愿自己省吃俭用,也要尽可能多地帮我三弟,偏向我三弟是明摆着的。

父亲年迈,我们把他接到了县城,兄弟几个轮流赡养。

有一年春节,我在炕头陪父亲拉家常。父亲对我说:“老大,咱这个家能有今天,多亏了你们,我最挂念的是老三,他的日子最难过,你一定要多帮帮他。”怪不得父亲一直偏向老三呢!我赶忙对父亲说:“爹,您放心,我一定多帮老三。”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越发理解了父亲的这种偏心。我们兄妹5个,唯独三弟有两个孩子,而且弟妹没有工作,家庭负担最重,日子过得紧。在父亲的心里,每个子女日子过得如何,他一清二楚。我三弟最需要帮助,因而父亲对他的牵挂也就最多。再有一点,我三弟与父亲最亲近,平时只要与父亲拉起呱来,总是轻声细语,有说不完的话。就这一点,我们兄妹几个都不如他。这也是父亲偏心三弟的一个因素。

父亲的这种偏心,让我也领悟到了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父亲。可怜天下父母心,做父母的哪有不疼爱 and 牵挂子女的。如果父母有偏心,很可能是因为那个子女最需要帮助。这种偏心既不是自私的,又不是厚此薄彼,而是一种深沉、公正、无私的爱,是天性使然。每一个做子女的应理解父母的这种偏心,少些抱怨。只有这样,一家人才能和睦睦,共享天伦之乐。

吃亏是福

张益敬

父亲是个老实人,年轻的时候闯过关东,拉地排车搬运沙石,出一年的苦力也挣不了几个钱。后来回到老家,乡亲们一致推选他当了生产队副队长,就是这么芝麻粒大的官,他也是尽职尽责。

后来,大队党支部根据父亲的为人和工作能力,调他到全村最落后的第12生产队当队长。从全村最富的生产队去最穷的生产队,肯定要多吃苦多受累。父亲不顾全家人的一致反对,走马上任了,从此一年365天他都是早上顶着星星走,晚上披着月光归,一干就是12年,直到1983年,父亲才卸下这副重担。

父亲在外不怕吃亏受累,在家里也是如此。他弟兄二人,我爷爷奶奶只有一栋房子,父亲听从从爷爷奶奶的安排,把祖辈的遗产让给了他的哥哥,我们全家人只能租房住,直到1963年才用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买下属于自己的住房。

父亲还有一副热心肠,乐于助人。不管谁家打井,父亲都是第一个主动前去帮忙,而且抢着干井下挖泥这个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。时间长了,双腿受凉患上了静脉曲张,家人催着他去看医生,他总是一句“不得事”就搪塞过去。父亲还是个能工巧匠,村里哪家修房盖屋垒平台,都能看到父亲帮着忙碌的身影。我们邻居有两个五保老大娘,她们的房屋修缮、庭院卫生、劈烧柴、挑水等日常杂活,全由父亲领着我们姐弟几人包下了。父亲不论是在生产队领着社员干活,还是在家里带着我们姐弟干活,从不对别人指指点点,而是样样活计都干在别人前头,让你无可挑剔、心服口服。

父亲在他86岁高龄时驾鹤西去,但父亲少说多做、热心助人、吃亏是福的美德正在他的儿女们身上延续着。

知足

平平

父亲1939年生于胶东一个渔村,祖辈以打鱼种地为生,上有兄3人、姊2人,父亲未及出世时我的祖父便没了。日子很艰难,我的祖母曾一度想把他送给别人家抚养。

幼年家贫,父亲连一床属于自己的棉被都没有,只能与三伯父合盖一床被子取暖。三伯父长我父亲3岁,个子又高,自己一个人足以卷起一床被子,父亲只有靠拉着盖地瓜的破被勉强度过了寒冬。那时,胶东部沿海地区的屋顶都用厚实的海草来遮风挡雨。12岁的他为了能有一床属于自己的被子,不顾海水冰凉刺骨,早起晚归捡拾海草,晾晒后到集市售卖,终于换得一床属于自己的新棉被。我小时候,他时常跟我讲起这件事,可见这床棉被留给他的记忆多么深刻。

父亲未及成年时便跟着大伯父到烟台做临时工,在养殖场养海带。后来几经辗转,他转至烟台渔业公司当船员。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,他就将我祖母接到烟台生活,一直到结婚后。

父亲特别容易知足,我三四岁刚刚记事的时候,记得他每次出海归来,总是坐在炕头上,心满意足地喝上一顿小酒,然后满心欢喜地逗我们姐妹俩玩儿。母亲多次对我说,父亲总喜欢将我扛在他坚实的肩膀上,然后屈腿弯腰,在低矮的房门之间走过。

父亲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,但对两个女儿却格外疼爱。他会手把手地教我和我姐下跳棋、打扑克。当我悔棋时,他总是嘿嘿地笑着,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,说“以后再也不准了”。

现在我也50多岁了,看父亲年轻时的照片,他总是双眼含笑。他用辛勤的劳动换得了他满意的生活,知足而后常乐。

